



一隻馬蜂及其他

丁西林著

中國戲劇出版社

一只馬蜂及其他

(独幕喜剧)

丁西林著

中国戏剧出版社

一九五九年·北京

一只扁蜂及其他

*

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

(北京王府大街64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95号

北京崇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

统一书号: 10009·309 字数30,000 开本787×1032 1/32 印张1 $\frac{1}{8}$

1959年10月北京第1版 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5,300册

定价(7) 0.20元

前 言

这本小册子里所收的三个独幕剧曾和其他两个多幕剧——《等太太回来的时候》和《妙峯山》一同收在一个剧作选集中，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55年重印出版。在上述集子中，这三个剧本都保持了原来的面貌，未作辞句上的修改。这次仍然是这样。这三个剧本最初出版的年月是：《一只馬蜂》，1923年；《压迫》，1925年；《三块钱国币》，1939年。

作者 1959.9.1.

CAE22/12

书号: 10069•399

定价: 0.20元



目 次

前言.....	1
一只馬蜂.....	1
压 迫.....	27
三块钱国币.....	49

一只馬蜂

(独幕喜劇)

劇中人物：吉老太太——年約五十余岁，身材細小，体質强健，

淡素服装，非常的清洁。

吉先生——吉老太太的儿子，年約二十六七，强健活潑，极平常极自然的服装。

余小姐——年約二十五六，姿态美丽，面目富有表情，服装精緻。

仆人。

布景：一間小小长方形房子，后面牆壁中間，两扇寬門。門的左边置一衣架，靠牆一小桌，桌上置鮮花。右边靠牆立一書柜，內藏成套的中西書籍。右壁的里边，开一独門，門前为短門大窗，窗边置写字桌，上置文具。房的右壁，后半亦开一門，前半靠壁置書架，架上置裝飾品。壁上悬字画。房子中央略偏前与右，置一小圓桌，上置茶具，桌的右侧置大椅（即安乐椅），左侧置可坐两人的长椅，两椅之間置一小椅，椅上皆置腰枕。

开幕时吉老太太睡臥在大椅上，脚下置高墊，手中报纸落地上。

吉先生（将左門徐徐推开，見老太太睡臥椅上。輕步走至衣架，取了一件薄大衣，走至椅前，輕輕盖在老太太身上。老

太太醒觉。吉先生含笑問)睡着了沒有？

老太太 我本想閉了眼歇一会，不想一不留心，就睡着了。(坐起。)

吉先生 老人家的眼睛，同小孩子的眼睛一样，閉不得的。一閉了，就不由你做主。(將報紙拾起，坐在小椅上。)

老太太 現在甚么时候了？

吉先生 (由怀里取出一个表看了一眼) 三点一刻。

老太太 你在哪里一直到現在？

吉先生 在書房里写了兩封信。

老太太 喔，不錯，你替我把那封信写了吧。

吉先生 好，现在就写。(坐到写字桌，从抽屜里拿出信紙信封，瓶里倒了水，磨墨取笔，預备写字) 怎样写法？

老太太 随便的写几句好了。你把我們动身的日子告訴他們，叫他們雇一只船到港口接一接。

吉先生 你一面說，我一面写吧。一定下星期二动身么？

老太太 喔，已經不是日子，还再不动身！

吉先生 (一面写，一面念，一面說) “……十九日起程回南。”(停笔用手指計算日期) 十九，二十，二十一。

(写) “二十一日到港。叫张宏同江媽雇一只船到港口接一接。”(問) 是不是？

老太太 是，最好叫到李老四家的船，干淨。要是李老四的船出了門，叫邓祥安家的也可以。

吉先生 (写)最好叫到李老四家的船。(一面写一面口中低声的念)……邓祥发家的也可以。(問)还有甚么?

老太太 (自己想她的心思)这几天太阳已經很厉害,不如叫他們先把南房里的皮衣服拿出来晒一晒。

吉先生 好, 还有甚么?

老太太 沒有甚么。(自言自語)王媽回家, 說过了节就回来, 不知現在已經回来了沒有?

吉先生繼續的写信。

老太太 余小姐, 應該送她点礼物才好。

吉先生 (先写完了信, 然后答話, 再接着写信封)你不是說送她一件衣料的么?(写完了信封)好了, 写完了。

老太太 (被吉先生打破她的深思)写完了嗎?

吉先生 (走至椅前, 将这信送出)要不要看一遍?

老太太 你念一念吧。

吉先生 (念信)“二妹覽, ‘已經不是日子, 还再不动身!’ 母亲說……”

老太太 这是写的甚么?

吉先生 这是写信的一个帽子。(繼續一句一句的念信)“母亲定于十九日动身。二十一日到港。叫张宏同江媽雇一只船到港口接一接。最好叫到李老四家的船, 干净, 要是李老四家的船出了門, 叫邓祥发家的也可以。这几天太阳已經很厉害, 不如叫他們先把南房里的皮衣, 拿出来晒一晒。王媽回家, 說过了节就回来, 不知道現在已經回来了沒有?”沒有写錯吧?

老太太（笑）喔，你們現在写信，都是这样写么？

吉先生 这是最时行的直写式的白話文，有一句，說一句。你沒有旁的話要說么？

老太太 沒有。

吉先生 这下边是我的事。（繼續念信）“这次母亲在京，一切都好。惟有两件事，不大称心。……”

老太太 我有甚么事不称心？

吉先生（不答，繼續念信）“第一，她这次来京的目的，本想劝她的儿子，赶紧討个媳妇，她可早点抱个孙儿，方头大耳，既肥且皙。嚶！不想来京两月，絕少成績。媳妇，毫有影响，孙子，渺无消息；第二，她满心滿意，想亲上加亲，把姊妹改做亲家，姪儿变做女婿。不想她那不肖之女，又刚愎自用，不順母意。因此上，这几日来，口中不言，心中悶悶。不过那位表姪先生，現已广托亲友，多方物色。夫誠能动神，勤能移山，况在佳人才子聚会之首都，求一称心合意之老婆乎！故数月之内，定有良緣。将来一杯喜酒，或能稍慰老年人。愿天下有情人无情人，都成眷属之美情也。”說得对不对？不要生气啊。

老太太（稍有不快之意）我有这些閒工夫来同你們生气！你們的事，我老早就对你們講过，由你們自己去，我一概不管。你們爱怎么說，就怎么說。

吉先生（将信封好，貼了邮票，走至椅旁，一手放椅背上，

一手理她的头发)媽，你是一个特殊的女人，你甚么事都是非常。你是一个非常的良妻，一个非常的賢母。惟有这一件，你没有逃出了做母亲的公例。

老太太 把这件大衣挂起来。

吉先生将衣挂原处。

老太太 (追想到她以前的生活) “賢妻良母”，配不上这四个字！

吉先生坐到原处。

老太太 你父亲死的时候，你只有八岁。云儿只有五岁。那个时候，我就不相信那私塾先生的教書方法。——也一半捨不得你們去受那野蛮的管束——所以我就拿定主意，自己教你們。一直把你教到十六岁。那时所有的产业，就是那分来的五十亩坏田。現在你們可以不愁穿，不愁吃。不是說大話，要是你們不是每年上千块钱的学費用費，現在大約十倍那么多都不止了。

吉先生 所以我說你是一个特殊的女人。

老太太 是的，賢妻良母，有甚么稀奇？現在的一般小姐們不是一天到晚所鄙薄不屑得做的么？

吉先生 你要原諒她們。她們因为有几千年沒有說过話，現在可以拿起笔来，做文章，她們只要說，說，說，連她們自己都不知道說的些甚么。

老太太 現在这班小姐們，真教人看不上眼。不懂得做人，不懂得治家。我不知道她們的好处在甚么地

方？

吉先生 她們都是些白話詩，既無品格，又無風韻。旁人莫名其妙，然而她們的好處，就在這個上邊。

老太太 我問你，這樣的人也不好，那樣的人也不好，旧的，你說她們是八股文，新的，你又說她們是白話詩，……

吉先生 是的，同樣的沒有東西，沒有味兒。

老太太 那末你到底要怎樣的一個人，你就願意？

吉先生（聳肩）壞的就是連我自己都不知道。要是找老婆如同找數學的未知數一樣，能夠立出一個代數方程式來，那倒容易辦了。

老太太 怎麼你們表兄弟兩個，這樣的不同的！那一個就請這個，托那個，差不多今天等不到明天。你是總不把它當一件正經事看。

吉先生 不把它當一件正經事看！因為我把它看得太正經了，所以到今天還沒有結婚。要是我把它當做配眼鏡一樣，那麼你的孫子，已經進了中學。

老太太（覺得對他沒有辦法）倒一杯茶給我。

吉先生倒了一杯茶送給老太太，自己亦倒了一杯，慢慢飲之。

老太太（沉思半晌）你知道不知道，你的表兄已經同我說了几次，要我替他做媒？

吉先生 怎麼不知道？

老太太 你知道他要說的是誰么？

吉先生 余小姐，是不是？你問过了她没有？

老太太 （很慢的答）沒有。

吉先生 为甚么不問她？

老太太 为甚么不問？（少頓）我想今天問她，——好不好？（語時視吉先生。）

吉先生 很好，看护妇配医生，互助的原則，合作的精神，結婚时最好的演說資料。

老太太微微的叹了一口气。

仆入推开左門，

仆 人 老太太，余小姐来了。

老太太 請她进来。

仆人走出，吉先生放下茶杯，忙走至写字桌，整理笔硯，摺好了桌上報紙。

仆入由外面推开左門讓余小姐走进，自己随后收去了桌上的茶具。

余小姐 （帶了帽子手套，一手提錢包，进来之后，一面与主人招呼，一面脫去手套，將錢包置門旁小桌上，解下帽子），

老太太，吉先生。

老太太 余小姐。
吉先生

吉先生接过帽子，挂衣架上。

余小姐 老太太，对不住得很，劳你們等了。

老太太 沒有甚么，請坐。（讓余小姐坐大椅。）

余小姐 喔，老太太坐，老太太不用客气。我这儿坐

好。

扶老太太坐大椅，自坐小椅。吉先生自坐长椅上。

余小姐 两点半鐘就想来，忽然来了一个病人，要替他騰出一間房間来，忙了半天。还打算打电话，說不能来了，后来我想老太太就要回南，无论怎样忙，都要来陪老太太玩半天。

老太太 多謝你，我們也知道你医院里事情很忙，所以一向不常請你出来。今天是因为我們快要回南，想請你来，我們好当面向你道謝。这一次实在劳苦了你。起先是我們吉先生，住了两个星期，都是你招呼，后来又是我自己，我們实在感激你的了不得。

余小姐 老太太太客气，那是我們的职务。老太太这几天飲食可好一点？

老太太 胃口不强，我一向就是这样。那一次到北京来，因为在路上略微受了一点辛苦，所以覺得不大舒服，实在没有什么病。我們吉先生一定要我到医院去，說医院里怎样的舒服，怎样的干淨。我总是不想去。后来他又說我精神不好，一定是睡覺不好，非得到一个清靜的地方去靜养几天不可。我被他說不过了，方才住到医院去。我出来的时候，他还要我再多住几天。

吉先生 我的母亲是不相信医院，不相信看护妇的。

老太太 我并没有說我不相信看护妇，我是因为常常听见講医院里招呼不大周到。

吉先生 沒有甚么，你現在不但相信她們，并且喜欢她們。

余小姐 我們也知道，外面有很多的人說我們的坏話，現在不是我来替自己辯護，有时实在不是看護婦的疏忽，实在是这一班生病的太太小姐們的麻煩。我时常同其余的同事說着玩，說这些人甚么事不会做，連生病也不会生。……

吉先生 要生病生得好，本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余小姐 她們第一，就不肯听医生的話，要这样要那样，一天要压几十次鈴子。你对她們說，叫她們不要吃东西，她一回儿要到外边买些水果，一回儿想叫家里送点鷄湯。你想，要叫我們同平常人家的老媽子伺候太太小姐們一样，我們哪里有这么許多工夫？我們平均每人要招呼十个人。喔，說也是无用，她們哪里肯講理？

吉先生 做看護婦本来是一种很苦的职业，因为世界上最不講理的是醉汉，其次就要算病人。

余小姐 好笑得很，遇到一种奇怪的人，病快好的时候，他还要你陪他談天。（看了吉先生一眼。）

吉先生 那真是可想而知的討厭。要是个男人，还没有甚么，假若是个女人，那恐怕簡直沒有办法。

老太太 不过我終是不相信，其余的人能够同你一样。縱然有你这样的能干，也一定不会这样的和善，这样的体貼。